

<<城的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城的灯>>

13位ISBN编号：9787506347631

10位ISBN编号：7506347636

出版时间：2009-7-1

出版时间：作家

作者：李佩甫

页数：370

字数：3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城的灯>>

### 内容概要

作家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观照，透视中国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中，农民“逃离”乡村，进入城市的艰难历程。

本书建构了一个独特的“围城”世界：城里有“荣光照耀”，怡然而洁净；城外，则是一个巨大的不断为黑暗所吞食的黑洞，在欲望的渊藪中，罪恶肆意横行。

在这城里城外的相互纠缠、撕咬的阵痛中，李佩甫通过他笔下的人物给我们展示了生命在对苦难与欲望的抗争中所具有的厚重感，这种抗争也是他对生存境况与价值理想的一次更为深刻的反思。

## &lt;&lt;城的灯&gt;&gt;

##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会跑的树 桐花的气味一直萦绕在童年的记忆里。

? 那年他六岁，六岁是一个可以镌刻时光的年龄，于是他记住了那天晚上的风雨。

? 雨是半夜里下来的。

雨在院里的瓦盆上敲出了铜锣的声音，先是“咣，咣”的一滴两滴，尔后是墨重的群滴儿，一阵“叭儿叭儿叭儿……”之后，斜着就细下来，细的绵，细的曼润，那湿意一丝儿一丝儿的往木窗上贴，慢慢就甜。

? 于是他闻到了桐花的气味。

? 桐花很淡的，淡出紫，那紫茵茵的，一水一水的往喇叭口上润，润些紫意来，而茎根处却白牙牙的，奶白，那一点点的甜意就在奶嫩处沁着。

花开的时候，把桐花从蒂儿上揪下来，他就喜欢吮那一点点的白，小口儿，把那一点点牙白含住，用舌尖尖去品那甜味。

那甜意是从树上长出来的，很原始。

他心里叫它“娘娘甜”。

? 在雨夜里，他听见桐花在一湿一湿地重。

慢慢，喇叭口一垂，那蒂儿就松了，尔后一朵一朵炸，炸出一片墨得儿声，墨——得儿，墨——得儿……一忽儿，旋旋缓缓地飘落下来，于是，那甜意就一缕一缕地在重湿里漫散。

多好，那桐花！

在沉沉的雨夜里，他听见桐花像墨色的乌鸦一样呱呱地坠在地上，散落满地的扑嗒。

娘说，乌鸦不好，一身坟气，那是‘碰头灾’。

头前王豁子家出事那天，他媳妇出门就碰上了乌鸦叫。

娘又说，见了乌鸦你要呸它！

狠呸，连呸三口！

这是躲灾的方法。

可是，他还是想到了乌鸦。

很甜的乌鸦。

? 后来他就睡着了。

枕着桐花的气味睡着了。

? 二天，当他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晒住屁股了。

他不知道雨是什么时候停的，只觉得木窗上的阳光一霞一霞的。

他坐起身来，揉了揉眼，却突然发现，父亲的脸色很走样。

父亲从来没有这样过。

他的身子仄仄歪歪地翘起着，一脚深一脚浅地来回窜动，一时屋里，一时又屋外，像是一只受了伤的兔子，又像是一只炸了翅昏了头的老母鸡。

他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嘴里呢，哼哼叽叽嘟嘟囔囔的，很像是陡然间谁给他糊上了一嘴驴粪！

? 父亲反反复复地说着一句话，那句话是他听了很多遍之后才弄明白的。

父亲说：“这得说说……”？ “是得说说。”

”娘说。

? 说说，什么叫“说说”，说什么呢？

? 光脚，摇摇地晃出屋门，他发现，猪还没喂呢，猪在圈里嗷嗷地叫着，院里的地也没有扫，一只扫把突兀地扔在院子的中央……？ 就在这时，他重重地“呀！”

”了一声，心里说，树怎么跑了？

！

? 是的，树跑了。

一夜风雨之后，他家的桐树跑了。

? 那棵桐树就栽在离墙很近的院子里，昨天他还尿过，他对着那棵桐树狠狠地撒了一泡！

## &lt;&lt;城的灯&gt;&gt;

当时被娘发现了，娘骂他是个败家子！

娘说，好好的一棵树，它比你还大呢，长了七年了。

烧吧，烧死你就安心了，那可是你的学费！

？ 可那桐树居然会跑？

！

？ 这棵桐树并没跑远，树跑了一尺，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尺。

有了这一尺，树就长到墙那边去了，是铜锤家一侧的墙里……蓦地，他看见了铜锤。

铜锤就在他家院子里的一个石碾上立着，正也斜着绿豆眼，踮踮地往这边看呢。

？ 他看着铜锤，铜锤看着他，谁都没有说话。

倏尔，铜锤笑了。

铜锤一脸油。

？ 铜锤是和他同年生的孩子。

有一天，娘说，这家也太“那个”了，吃“面条”的时候，他刘一刀说那话，真噎人哪。

他灌了几口猫尿，就站在当院里，喷着唾沫星子说，听说你家娃子起了个名叫钢蛋？

钢蛋好啊。

好，恁叫钢蛋，俺就叫铜锤！

恁要是熬子锅，俺就是铁锅排！

你听听？

……？ 院里的地没有扫，满地都是飘落的桐花，桐花一朵一朵地死在地上……？ “说说。

”？ 陡然间，朦朦胧胧的，他似乎明白了“说说”的含意。

这时候，他突然想，树要会说话就好了。

让树自己说，多好。

？ 可树不说话。

树不会说话。

？ 此后，“说说”像大山一样压在了父亲的身上。

父亲是讲究“体面”的人。

父亲的“体面”就在他那件干净些的褂子上穿着。

出门的时候，他总是把所有的扣子全都扣好，扣得很庄重，像是要出席什么仪式。

其实他不过是兜了几个鸡蛋。

？ 他先是用三个鸡蛋在东来的代销点里换了一包烟。

拿鸡蛋的时候，娘说：“‘白包’吧？

‘白包’俩鸡蛋。

”父亲郑重地说：“‘老刀’，‘老刀’。

场面上，得‘老刀’。

”于是父亲用手巾兜去了三个鸡蛋。

结果三个鸡蛋只换来了十九支香烟。

在代销点里，东来吃惊地说：“‘老姑夫’，你吸‘老刀’？

！

”父亲说：“办事呢？

求人办事呢。

”东来就说：“这不够啊？

得三个半鸡蛋，你再给我五分钱吧。

”父亲说：“就仨鸡蛋，你看着办吧。

”东来皮笑肉不笑地说：“就这吧，就这。

”说着，他揭开封包，竟从那盒烟里抽了一支……尔后，父亲精心地把那包烟揣起来，径直往大队部去了。

？ 在大队部门口，父亲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先从兜里掏出烟来，一支支敬过去。

## &lt;&lt;城的灯&gt;&gt;

屋里有六个人，父亲一下子就敬了六支，尔后对支书说：“国豆，有个事，我得给你说说。

”？ 国豆一脸麻子，麻得热烈。

国豆说：“开会呢，正开会呢。

回头再说吧。

”？ 父亲说：“那我等吧，我等。

”？ 一直等到黄昏的时候，大队干部们才乱纷纷地从瓦屋里走出来。

父亲上前拦住了国豆。

父亲巴巴地说：“国豆，说说？”

”？ 国豆漫不经心地往地上一蹲，“说说呗。

”？ 这时，父亲又敬上了一支烟，那是第七支烟。

接下去，父亲说了树的事……父亲说：“你去看看，真欺负人哪？”

！

”？ 国豆说：“\*，不就一棵树吗？”

”？ 父亲说：“那不是一棵树。

”？ 父亲又说：“你去看看，你一看就知道了。

那树我栽了七年了，是老德给弄的树秧，老德是厚道人，老德可以作证。

”？ 国豆说：“老德能给你作证？”

”？ 父亲说：“能。

他给弄的树秧，还能忘了？”

”？ 那支烟很快就吸完了。

吸完烟，国豆把烟蒂往地上一按，说：“那就这吧，老姐夫，回头说说。

”？ 父亲恳求说：“得说说呀！”

”？ 国豆一抖上衣，很威严地说：“说说。

”？ 天擦黑的时候，父亲又在村口拦住了老德。

老德弓身背着一捆草，一闷一闷，像口瓮似的走着。

父亲拦住他，又给他说了一遍树的事。

父亲说：“德哥，七年了，那树秧还是你给买的，你不会忘吧？”

”？ 老德迟疑了一下，耸了耸肩上的草，尔后，他的目光往远处望去，久久才说：“树，你说那树……”？ 父亲提示说：“院里的那棵桐树，树秧是你给捐的，一块六毛钱，仨五毛的，两个五分的

，那五分的是钢?儿……”？ 老德的目光被村子里的炊烟绊住了。

远远的，他像是看见了什么，又像是被烙铁烫了眼。

老德勾回头，咄咄怔怔地说：“树？”

年后梢儿？”

”？ 父亲递上一支烟，老刀牌香烟。

父亲说：“德哥，春头上，是春头上。

”？ 老德把烟夹在耳朵上，又是闷了很久，才哑声说：“他姐夫，我，记性老不好……”？ 父亲急了，说：“德哥，你想想，你再好好想想。

”？ 老德闷头往前走了两步，说：“叫我想想。

”？ 天黑下来了，父亲像乌鸦似的在村口的路边上立着，他的两臂像翅膀一样乍开去，喃喃地对夜空高声自语：“说是树，那能是‘树’吗？”

老天，这就不能说说？”

！

……”突然间，他又像是夹了尾巴的狗一样，掉头就往村里奔去。

父亲太痛苦了，奔跑中的父亲就像是一匹不能生育的骡子！”

？ 夜墨下来的时候，穗儿奶奶还在院里纺花呢。

那时候穗儿奶奶家里有一架老式的木纺 车，那是她当媳妇时娘家陪送的嫁妆。

那纺车上点着一支线香，飘一线香火头，一支香就足够了，穗儿奶奶纺花时就要这么一点点亮。

## &lt;&lt;城的灯&gt;&gt;

那亮里一嗡一嗡的，扯出些蜜蜂声儿，一时长出来，一时短回去，诗润润的，像是胡琴。穗儿奶奶心静，穗儿奶奶有个好儿子。

? 这时，父亲一头闯了进来，父亲像口黑锅，一下子就扣在了穗儿奶奶的面前！

父亲说：“妗子，纺花呢？”

? 穗儿奶奶吓了一跳！

片刻，她说：“是他姑夫吧？”

? 这时，父亲往地上一蹲，就开始说“树”的事。

父亲把“树”前前后后说了一遍，尔后说：“妗子，老短哪，这事做的老短。”

? 纺车一长一短地听着，纺车听得很仔细，很有耐性。

一直到接棉穗儿的时候，穗儿奶奶才说：“万选不在家呀，万选在公社呢。”

? 父亲说：“万选回来了，你给他说说。”

? 穗儿奶奶就说：“我说说。”

? 接下去，父亲把“树”说给了全村的人。

在会计二水家，父亲说：“不够一句呀，这不够一句。”

在保管贵田家，父亲说：“贵，说起来可都是亲戚呀？”

!

在记工员宝灿家，父亲说：“啥是秤，人心总是秤吧？”

!

在民兵队长秋实家，父亲说：“我又不是头皮薄，我又不是成分高……”在泥瓦匠老槐家，父亲说：“我也不说别的，能这样吗？”

!

……”在煤矿工人广生家，父亲对广生媳妇辣嫂说：“那能是树吗？”

那不是树啊！

”……人们全都客客气气地听着，做出很理解的样子。

一包老刀牌香烟，就这样一支一支散去了。

? 可铜锤家岿然不动，铜锤家一点表示也没有。

? 有一天，父亲站在院子里，拄着一只粪叉，喃喃地说：“拼了吧，我跟他拼了！”

”可到了最后，父亲的头又垂下来了，垂得很无力。

? 在这三天时间里，他看见父亲在他的眼里一天天倒下。

父亲的“脸面”很薄，薄得就像是一张纸。

他跟着父亲走了一家又一家，人们都答应了，是要“说说”的，结果是谁也没有站出来说。

没有一个人说。

? 树跑了，树就这样跑了。

为什么呢？

!

? 在此后的时光里，在人们的言谈话语中，他慢慢地、朦朦胧胧地品出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几乎笼罩了他的整个童年。

? 在上梁，姓冯的只有他们一家。

? 这就好比一大片谷子地里长了一株高粱，很孤啊！

? “老姑夫”，这就是人们对父亲的称谓。

因为父亲是上梁的女婿，他是挑着一个担子入赘的。

在村里，从来没有人叫过父亲的名字。

在平原的乡野，“老姑夫”是对入赘女婿的专用称呼。

这称呼里带有很多调笑、戏谑的成分，那表面的客气里承载着的是彻骨的疏远和轻漫。

从血缘上说，从亲情上说，这就是外姓旁人的意思了。

? 那么，铜锤家又有什呢？

? 铜锤他娘是很厉害，很会骂人，一蹦三尺高！

## &lt;&lt;城的灯&gt;&gt;

动不动就两手拍着屁股，野辣辣的，这他知道。

但她不过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敢去撒泼骂人，她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 那是一刀肉吗？

？ 在童年的很多日子里，他一直认为父亲是败给了一刀肉。

？ 铜锤他爹有一个远近闻名的绰号，叫“刘一刀”。

刘一刀原是个屠户，杀猪的。

据说他杀猪只一刀，割肉也只一刀，不回刃的。

后来他成了镇上供销社的一个食品门市部的主任。

说得刻薄一点，其实就是一个卖肉的。

一个卖肉的有什么呢？

这真叫人弄不明白。

但是，村里村外，跟他点头的人很多。

在镇上的公社里，也常有人请他喝酒，有时候就醉倒在村路上。

每每，他骑着那辆瓦亮的“飞鸽”自行车回村来，车把上会摇摇地挂着一刀肉。

他常常是车也不下，就那么跨着，顺手把那刀肉丢给了国豆……村里人要办什么事，也会把他请去，说，刘主任，还得你下手哇！

他就摇摇地去了。

他人长得虎熊熊的，腰里常勒着一根布带，那根布带总是露一点布编的绳头儿，在腰间甩甩的，这就是屠户的标志了？

尔后跳进圈里，“噗！

”一刀，扭头就走，蹲在一旁慢慢吸烟，等那肉净了，他又会从裤腰的布带上摸出一个红章，在嘴上哈一下，又是“噗！

”的一声，盖一红霞霞的戳。

走的时候，主家会让他带去一挂猪下水，也并不带回家去，又是随手丢给了国豆或是谁……?? 还有什么呢？

？ 有一段时间，他——钢蛋偷偷地在那堵墙上挖了一个小洞，悄悄地去尿那树！

一天一泡，他想把那棵树用尿活活烧死！

……可最终他还是白尿了，那树却一天天地茁壮成长。

？ 就这样，那棵树在他眼里又长了三年，长了一树的“蚂蚁”。

每当他默默地从村街里走过的时候，人们会说，这孩子的眼怎么这么毒哪？

后来，村人的态度突然都变得很亲切，每每见了，就热乎乎地说：“钢蛋，吃了吗？

”“钢蛋，给，哑巴杆，甜着呢。

”“钢蛋，给块红薯。

”……他先是茫然。

尔后，他渐渐就明白了。

人们还是有是非的，人们是在委婉地向父亲表示歉意。

在他品味出来的那一刻，他很想哭。

？ 后来，刘一刀把那棵树卖了。

卖给了邻村的匠人。

？ 那天，当拿着一杆木尺的邻村匠人来看树的时候，父亲正好不在家。

他在，他就在墙根处立着，代表他的父亲，默默地望着那树，那树十年了，已成材了。

那匠人来到树下，用木尺敲了敲那树，往上瞄了一眼，尔后说：？ “树聋了。

”？ 刘一刀说：“不会吧？

好好的树。

”？ 那匠人坚持说：“聋了，这树聋了。

”？ 刘一刀一皱眉头：“这咋说？

”？ 匠人说：“树长聋了，内里糠。



<<城的灯>>

你不信，锯开一看就知道了。

”？ 刘一刀说：“你说多少钱吧？”

”？ 匠人看了看树，再一次说：“聋了。

五十块钱，不能再多了。

”？ 刘一刀说：“去\*吧，桐木啥价？”

你以为我不知道？

！

”？ 匠人说：“我不骗你，刘主任，我敢骗你？”

这树聋了。

”？ 刘一刀不耐烦地说：“算。

算。

你说多少就多少！

”？ 这时候，他挺了挺身子，突然说：“这是一棵会跑的树。”

”？ 刘一刀的脸色陡然变了，他瞪着两眼，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到墙根前的时候，他站住了，死死地盯着他。

？ 他就那么直起头来，看着刘一刀，默默地。

？ 片刻，刘一刀突然笑了，说：“这孩子真会说话。”

”？ 是的，正是这棵树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早熟。

有一棵幼芽在他的心里慢慢地长着，一天天地长成了自己的“父亲”



<<城的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